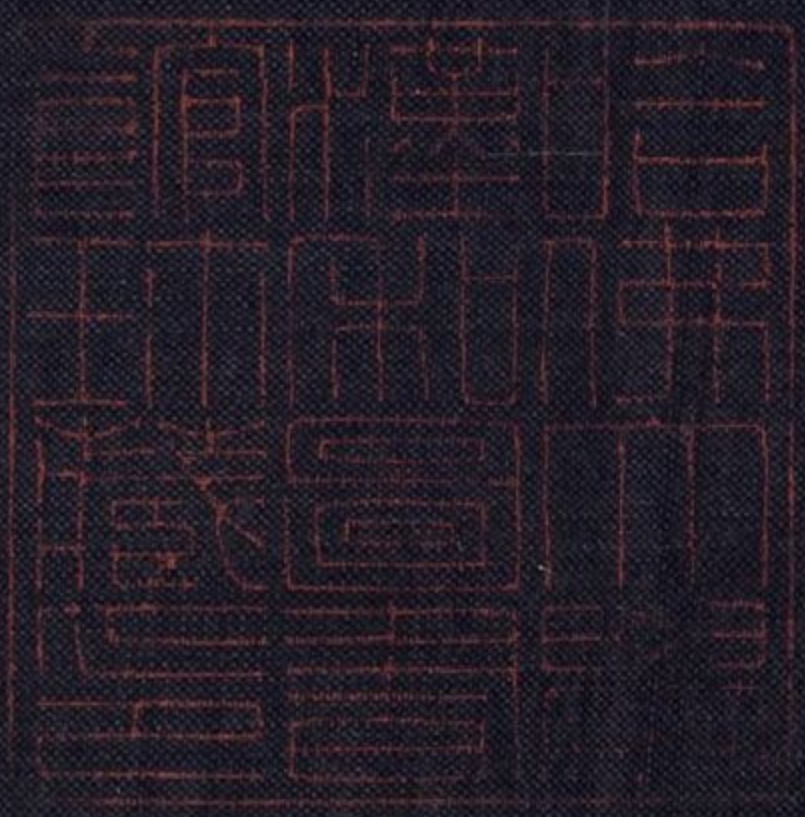


11

T2512/1279.314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1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 1931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1911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十七

東漢紀

世祖光武皇帝下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置龍

蜀於

度外

復賞

馮異

陸乃謂諸將曰日當置此兩子於度外日因休諸將於

誰陽分軍士於河內本傳元句數入騰書龍蜀釋義也

告示禍福也○馮異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

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棘釋義也開也定關中

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倉卒反釋義倉卒倉卒無

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倉卒反釋義倉卒倉卒無

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倉卒反釋義倉卒倉卒無

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倉卒反釋義倉卒倉卒無

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倉卒反釋義倉卒倉卒無

忘檻車釋義被四周如檻形載囚其中齊國賴之臣亦

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異在巾

兵反○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今百姓遭

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

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并之於是并省

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出本○執金吾朱浮上

疏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書辨典三考黜陟幽

得失可見於是考九載也九載則人之大漢之興亦累功

效吏皆積功至長子孫子孫長問者守宰數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

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

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治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

崇光武帝

朱浮 諫數 易守 宰

三十 稅一

鄭興 諫嚴 急

帝采其言自是牧守易代頗簡出浮○十二月詔曰頃

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根儲稍積

○先是馬援聞隗囂欲貳於漢數以書責譬之囂得

書增怒及囂發兵反援乃上書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

囂之術帝乃召之具言謀畫出浮

○七年三月晦日有食之詔百僚各上封事其上書

者不得言聖出本

新增尹氏曰人君莫不憚於聽言而詔各上封事人

君莫不喜於好高而詔不得言聖書之于册光武於

是乎不可及矣

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

急 諫嚴 鄭興

明而群臣惶促書洪範六三德高明柔克蔡傳曰高明者高亮也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帝躬

勤政事頗傷嚴急故與奏及之杜本傳無○大司農江

陳元

諫令

司隸

察三

公

鄭興

非議

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司空掾陳元上疏曰

臣聞師臣者帝實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為師齊桓以

夷吾為仲父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

陛下宜脩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庶節

待賢誠不可使有司察公輔之罪帝從之○帝好圖識

與鄭興議郊祀事帝曰吾欲以識斷之何如對曰臣不

為識帝怒曰卿不為識非之耶興皇恐曰臣於書有所

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出則

新傳胡氏曰知道者以義處命理行則行理止則止

術數之學蓋不取也鄭興身遇明君當極論以解主

惑一被詰責遽出孫言君子非之○通鑑筆義曰識

識之說果孰為之切乎左氏傳春秋雜取神怪卜筮

論說禍福皆有據依有童謡而無識語至司馬遷作

史記言秦人築長城以備胡謂亡秦者胡也嘗不知

為胡亥陳涉起事託鬼以威眾取帛書置魚腹中世

之姦人始假文書以惑眾矣漢宣帝未即位時睦弘

推諉災異以為漢當再受命至成帝齊人其忠可詐

造天官等書以授其徒而後識記盛矣王莽因之造

作符命代漢天下始勝廣之遺智也光武明智有餘

當懲奔欺罔絕其端况勿使遺禍後世即位之初首

從事焉彼其崎嶇南陽新野間聞劉秀當為天子舊

矣一旦以赤伏符即位意者以謂天誠有是書天以

之秘真不可誣邪王莽假符命以欺眾光武信識記

以自欺是孰為愚智乎且王氏殘虐百姓思漢久矣

光武之為民望也向使無赤符說當不有天下乎彼

漢光武帝

彊華者果安從得此書是以不過哀章之類耳舍心
事而托符讖是何不自信若此也三代之王固嘗受
命其符安在夫亦卜諸人心而已矣雖然神器至重
一旦而得之誠非偶然者萬一有前世傳物道術之
士察見與亡形諸讖記或未可知也然亦不足盡信
矣彼進用人材興建禮樂何與讖記而拳拳若此是
始蔽惑過不自知義理所在乎吾觀光武不特自
信而已又將移之羣臣至附於聖人之經以此明示
百官則而象之妄說符命其患何所不至哉流弊既
廣餘孽日深以唐太宗之明智猶以我記殺功臣亂
臣賊子私自撰述欺天罔人行盜竊之計多矣孰謂
光武之明智而慮不及此哉
南陽太守杜詩政治清平百姓便之又脩治陂池廣拓
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以方方信臣詔信臣字
漢光武帝

杜母

時南陽為之語曰前南陽已又後有杜母

王

八年夏帝自將征隗囂光祿勳郭憲諫曰東方初

親征

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釋義

隗囂

也謂車鞅所以引轡一帝不從西至漆

馬援

宜遠入險阻猶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

聚米

帥有士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山

為山谷

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折昭然可曉

帝曰

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出馬數道上隴使王

尊以書

招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

人屬縣

十六衆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解西城出貴

走

西城西邑名屬隴西郡詔告隗囂曰若束手自請父

子相見

保無他也囂終不降○穎川盜賊群起寇沒屬

縣河東守

兵亦叛京師騷動出本帝聞之曰吾悔不用

郭子橫之言釋義先是郭憲嘗謂曰東方釋義秋八月帝

自上邽晨夜東馳釋義地理志隴西郡賜岑彭等書曰

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獨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

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為白九月車駕還宮帝謂執金吾

冠洵曰頴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

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釋義被金吾制云時冠洵為

卿也呵池對曰頴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

誑誤耳釋義音苦馬反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

執銳前驅釋義銳亦稅反也帝從之庚申車駕南征頴

川盜賊悉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

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釋義地理志頴川郡有長社

郡濟陰盜賊亦起釋義東郡今東昌府是也濟陰縣也

帝遣李通王常擊之以耿純嘗為東郡太守威信著於

光武帝

得隴

望蜀

借寇

一年

耿純

衛地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

招降

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

群盜

純為東郡太守出本九年祭遵薨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盡

祭遵

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釋義謂歌詩樂投壺為樂

奉公

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

憂國

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出本隗囂疾且餓恚憤

隗絕

歛率馮異等五將軍討隗純於天水出本秋來

降

隗純降隴右遂安

岑彭

兵與彭會荆門彭裝戰船千艘釋義艘猶刀反直衝浮

攻蜀

橋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長驅

貴戚
斂手
避二
鮑

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百姓大喜爭開門降○六月
來斂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蜀人大懼使刺客刺
斂中傷而絕○趙王良從帝送斂喪還入夏城門與中
郎將張邈爭道叱邈旋車又詰責門候使前走數十步
司隸校尉鮑永劾奏良無藩臣禮大不敬良貴戚尊重
而永劾之朝廷肅然永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
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公孫
述使其將延岑拒廣漢侯丹拒黃石岑彭襲擊侯丹大
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釋義武陽
魏為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執若風雨所至
皆奔散初述聞漢軍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
陽繞出延岑軍後釋義而彭反蜀地震駭述大驚以
拔擊地曰是何神也彭乃使刺客詐為亡奴降岑彭
夜刺殺彭彭○馬成等破河池遂平武都○郭伋為
漢光武帝

郭伋

并州牧

釋義

郭伋姓名

過京

師帝問

以得失

伋曰

選補

郭伋姓名

諫用

南陽

曲故舊

故及言

及之

勸

郭伋

十二年

吳漢

將步騎

二萬

進逼

成都

與公孫

述戰

吳漢

於廣都

成都之間

八戰

八克

吳漢

陽門

述自

將數萬

人攻

吳漢

使延岑

拒宮

大戰

岑二合

八克

三勝

自旦

及日

中軍

士不得

食並

疲漢

因使

護軍

高午

唐

郡將

銑卒

數萬

成都

唐郡將

銑卒

數萬

擊之

述兵

大亂

高午

將陳

刺述

洞宵

隨

馬

釋義

洞宵

平

明日

述以

城降

述

○初

述徵

廣漢

李業

為博

士業

固稱

疾不

起述

羞不

事公

誦玄

玄不

請亦

遣使

者以

毒藥

劫之

述徵

蜀郡

王皓

王

孫述

嘉恐

其不

孫述

嘉恐

其不

至先

繫其

妻子

皓

嘉皆

自殺

健為

費貽

不

肯

肯

肯

擢用
西士
賢士

仕述漆身為癩... 賜狂以避之同郡任水馮信皆托
青肯以辭徵命... 帝既平蜀譙玄巳卒祠以中牢敕
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閭徵費貽任永馮信病卒
獨貽仕至合浦太守... 帝以睢陽令任延為

任延
言忠
臣不
私

武威太守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
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
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
也勉之

却獻
馬

十三年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獻寶劍
價直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 馬在輓中曰
出後有黃門轎車... 上雅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
使傳... 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卸憚拒關不開

日反... 門... 上令從者見面於門問揮曰火明速
光武帝

褒封
功臣

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中東門入... 卿東門明日
上書諫曰昔之王不敢盤于游田以萬民惟正之供而
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揮布

隴蜀

即膠食六縣餘皆有差... 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
平後... 波耗思樂息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

兵

此非尔所及... 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
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 敢儒多帝亦思

退功

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
秩并等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

朝請國言奉朝日朝秋朝日請○出後傳鄧禹內行淳

備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

以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黜禹賢復為人剛毅

吏事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閨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為

責三公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國太尉公掌四方兵事司

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黜

保全傳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責珍其

功臣武傳必先徧賜諸侯而太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

武傳宋輔巨三公所與共天位治天職代天工者也惟其

宜而已豈可以功臣而為之區別也大甲成康所與

圖回庶政者皆鳴條牧野之士惠文景武之所任

為執政者皆倚帝之故臣也升所鷹揚之相

武傳自而人地各固不敢以望後山然○國織薄之徒

義謂周勃也亦足以安社稷而重朝廷功臣任事果亦

何負於天下也哉雲臺諸將平時專以健武自名者

雖不足以謀工固皆公輔之器經綸之才也乃以功臣

智足以謀工固皆公輔之器經綸之才也乃以功臣

例擯不用謂之何哉夫天下權柄必有所歸大主聰

明必有所寄光武不任大臣而躬統已失所以後世

托孤之際不免政歸房隴終漢之世朝廷之權不在

母后則在外戚不在外戚則在宦官不在宦官則在

武將而漢隨以亡豈非造端之不審耶

省文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

書一焉建武十四年梁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

建武十四年梁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

建武十四年梁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

梁統等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
論刑殺人者滅死一等自是以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
輕

易殺人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之為言不輕不重
之謂也自高祖至于孝宣海內稱治至初元建平而盜
賊浸多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
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奸軌而害及良善也事寢不
報

諫死以直

十五年春大司徒韓歆免歆好直言無隱諱帝每
不能容歆於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故
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
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眾多不厭一葉帝乃遣賜
錢穀以成禮葬之

溫公曰昔高宗命說曰若藥弗瞑眩厥疾

弗瘳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是以
漢光武帝

田

人君夙夜求之惟懼弗得聞惜乎以光武之世而韓
歆用直諫死豈不為仁明之累哉

帝以天下墾田

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墾田

太守多為詐巧苟以度田為名聚民田中外度虛臺里
落民遮道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羸弱謂貧
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續續音有書

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
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詰吏由帝怒特皇子

帝明相方且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
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
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首服如東海公對

張堪

首式釋義謂首陳其非上由是益奇愛陽遣謁者考實
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釋義謂枉曲也○張堪拜漁
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
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釋義謂桑無附枝則葉落麥穗兩岐則豐收也

遣使

庚子十六年郡國群盜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
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九月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

招降

聽羣盜自相糾擿釋義謂擿也五人共斬一人者除

群盜

其罪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

受粟釋義謂厚讀曰厚厚古者給人食使安牛業自是牛

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釋義謂不閉也

十七年郭后寵衰數懷憂怨釋義謂怨也上怒之

廢郭

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釋義謂郭氏廢也○帝幸章陵修

后

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醜

後光武帝

柔道

悅釋義謂悅也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少

理天

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釋義謂柔道也○交趾女子反拜馬

下

援為伏波將軍以擊交趾大破之

癸卯十九年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致惓說太子

曰父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

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上

不忍遲回者數歲釋義謂遲回也六月詔曰

春秋之義立子以貴釋義謂立子以貴也

及立弟之子立有貴賤又防其同特而生故左貴也東

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

藩國父子之情重父違之釋義謂違也其以彊為東海王

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釋義謂莊也

衣宏論曰大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

惡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漢業，宜遵正道，以為後法。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既多，嫡子遷位，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雖長幼易位，與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夫以三代之道處之，亦何以過乎？
胡氏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不以為功，以德不以貴，無立子以貴之說也。借如立貴者，疆非后子乎？蓋不得於義，故不得於言。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則是得失之分，不待辨而自明矣。

幸太學

上以桓榮為議郎，使授太子經。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辯明經義，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陳留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擊乘宣於夏門亭，候之，車即

卷光武帝

馬以刀畫地，大言殺主之失。○**釋義**：此奴下車因格殺之。○**釋義**：主即還宮，詔帝帝大怒，召宣欲筆殺之。○**釋義**：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筆，請得自殺。即以頭擊地，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疆使頭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疆，頃令出。○**釋義**：疆解飯，言賜錢二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慄。○**釋義**：○**甲辰**：二十年，廢平忠侯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

吳漢

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釋義**：○**甲辰**：二十年，廢平忠侯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

言

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釋義**：○**甲辰**：二十年，廢平忠侯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

赦

為大鴻臚。帝數幸其第，賞賜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况

郭况

家為金穴。○秋九月，馬援自交趾還，孟冀迎勞之，援曰

馬援 六公匈奴馬拒尚樓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
願死 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兒女子手中
於邊 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是矣杜機

不受 西域 侍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
賞賜之

劉昆 二十二年初劉昆為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
頭火尋滅後為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
反火 徵昂為光祿勳釋義百官表郎中令秦官各光祿勳帝問昆曰前
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
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歎曰此長者之言也願
命書諸策釋義劉史記今歸入史策回○昆本傳○西
域諸國侍子久留敢燻官漢光武帝思亡歸沙車王賢知都護

不至擊破鄯善及殺龜茲縮口釋義 茲西國西
東 鄯善王安上書願復子入侍更都護都護不
出誠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
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

因固論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甚從西國釋義

兼并也從謂也謂與西結黨南羌乃去河西列四郡

釋義 河西九曲本西域地也河西九曲郡詳酒泉武

城張掖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

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嘉南無王釋義單于五

世財力有餘

士馬疆盛故能睹犀布瑁瑁瑁瑁代則建珠厓七

郡釋義此見前感竊音則開洋柯越

雋釋義此見前感竊音則開洋柯越

異物四面而至於是開苑囿廣宮室盛帷帳美服玩
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魚龍角抵之戲以觀
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
於用度不足乃權酒酷權古也鑿鐵鑪鑪古鑄也鑄白金造
皮幣幣至重如祖以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
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衣赭赭赤也杖斧斷於
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
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
咸樂內屬數遣使置質于漢質如願請都護聖
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
釋義書禹貢西戎即叙註云西戎落周公之讓白
雉釋義書禹貢西戎即叙註云西戎落周公之讓白
先王神聖之德太宗之御走馬釋義太宗之御走馬
車在後朕乘千里馬者帝曰此馬在後朕乘千里馬者
帝曰此馬在後朕乘千里馬者帝曰此馬在後朕乘千里馬者

光武皇帝

匈奴 二十四年匈奴八部大人共議立日逐王比為呼
款塞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釋義謂呼塞門未服願求為藩蔽
打禦北虜出匈奴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

宜如孝宣故事之令東打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
完復邊郡帝從之出輟○秋七月武陵蠻寇臨沅沅音

義武陵蠻寇臨沅沅音常德府是臨沅縣名屬武陵以沅水故名焉今

馬援 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

曰鬻鏢哉鬻鏢傳反是翁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

遂遣援將四萬餘人征五溪釋義五溪蠻溪蠻也今辰州

杜愔曰吾受國厚恩年迫日索釋義也謂歲月老

也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冬十月匈奴

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遣使請關奉藩稱臣以
問胡陵侯臧宮宮曰匈奴飢疫分爭臣願得五千騎以
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出本

藩

馬援援子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
不可得言也好議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
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
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

馬援

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軍至
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
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
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初援在交
趾常懷憂效實意○援年能輕身
凌光武帝

勝瘴氣軍還載之一卓及卒後有上書請之者以為前

所載還皆明珠文犀犀角帝怒援妻孥惶懼孫子不敢以

喪還舊坐奠葬城西釋義○援本傳

二十六年初作壽陵釋義○援本傳

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釋義○陶人為

形也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今所制地不過

二三頃無為山陵波池裁令流水而已釋義○援本傳

如彼然裁得流池水潦月今讀首謂為波池釋義○援本傳

矣然裁得流池水潦月今讀首謂為波池釋義○援本傳

異時易姓受命之後無使釋義○援本傳

二十七年北匈奴遣使請武威求和親帝召公卿

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而反交通北虜臣

恐南單于將有一心帝然之武威太守勿受其使

武威太守勿受其使

不事邊功

傳藏宮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釋國控地無物皆盡也疲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今命將臨塞厚懸購賞比虜之威不過數年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疆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而復欲遠事邊外乎誠能舉天下之半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出宮

守曰光武以兵定天下而用兵果光武之心乎

觀其遣馮異入關必先告之曰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且平定之將不足以立威方郡雄角逐之時猶不欲以威勝而況於匈奴乎方投戈講藝之餘正欲與天下相安於無事而噉馬二子必欲求逞於一劍嗟呼一劍用而吾民之命殘矣求以漢光武帝

桓榮

殘匈奴適以殘吾民光武之心豈忍為之哉故不得

稽古

不持黃石之說以自戒而固却之也

之力

二十八日以博士桓榮為太子少傅賜以轎車乘

却封

陳其車馬印綬釋義又有刻文光明明章表釋義相繼綴故

禪之

謂之綴加以釋義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釋義

請

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

曾謂

泰山不加封放釋義王報曰禮諸侯祭山川在

祭之

何事汗七十二代之編錄釋義

書者

十有釋義焉昔封泰山神農伏犧神農炎帝黃帝

十者

其六世家無紀錄釋義武言何事汗者言何

於

是群臣不復言釋義

必

於

新增通鑑筆義曰：夫秦漢之侈心乎？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人之好自侈，大何所不至哉？極其侈大之意，施於人無以加矣。而復飾說以誣上天，盛禮樂，侈儀衛，張大功德，升中喬嶽，告成于天。若此，可以明布天下，誇示羣臣，跨越前王，傳誦來世。此秦始皇之初心也。後之人君，曷為而效之？有言亡秦之政於太平之時，則聞者莫不惡之。又從而罪之，獨奈何？效秦始皇之侈，以為帝王之盛事乎？吾觀漢光武、唐太宗，皆明智有餘，而執德不堅。始之所行，未嘗不善。終之所行，乃大不然。余是以知侈心之難忘也。光武之言曰：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其自知其明自勉，其謙然未嘗以封禪為非是也。他日感會昌之符，欣然從之，固亦不待勸請矣。太宗之論又異於光武矣。若曰：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

崇光武帝

傷乎？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為不及始皇耶？羣臣猶固請不已，帝意欲從之，獨魏鄭公以為時不可耳。正觀之末，屢欲東封，以事而止。由此言之，太宗非真知封禪之不足為魏鄭公，非真知封禪之不可為意。有所欲為，事有所未可行，待時而後動爾。夫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兆南郊而就陽，因吉土以升中，巡狩正告，祭柴望，對越上天，可也。燔燎於山下，則固已畢祭矣。登封於山上，金泥玉檢之藏秘而不得宣，果何為說？是亦不過祝之意耳。果何順於事天哉？勞民費財，上不足以格天，而下無補於民。徒事外虛名，以驚世俗。此三代聖人所決不為者。後之儒者，事至治之君，當太平之時，其母曰封禪，云則善矣。

乙卯三十一年京兆掾第五倫

第五 田之後田氏從國陵領長安市釋義長安縣公平廉介

倫一 市無奸狂每讀詔書常嘆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

見決 中元元年上讀河圖會昌符釋義符者識記之書

聖主 名曰赤劉之九釋義赤劉猶言炎正也九出數也光武

高帝九出 會命岱宗上感此文乃詔梁松等按索河維

識文 易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孔安國

九世當封禪者三十六事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上

乃許焉登山以璽親封玉牒檢禮志

新增 胡氏曰七十二君之編錄詩書禮典略不經見

審有是事乃天下國家之盛舉堯舜禹湯周武成康

昭宣皆身致太平安得闕而弗講故前出論啓封者

莫善於許趙釋義梁武帝時有請封會稽

臣智不及此陷其君於過舉而不得聞也○延平陳

漢光武帝

氏曰三十年羣臣請封禪詔引欺天林放之語以此

不書 京師禮泉涌出釋義禮泉言泉之

祥瑞 郡國頻上甘露群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

起三 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出本○是歲起靈臺明堂

雍 辟雍宣布圖識於天下出本○帝以赤伏符即位由是

信用 讖文多以決定嫌疑桓譚上疏極言讖之非經

桓譚 言讖欺不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

非聖 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丞出譚

二年二月帝崩年六十一○帝每旦視朝日及乃

罷 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乘間諫曰陛

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生之福願願愛精神優游

建武
政治

自宣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躬總攬權綱量時度力卒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紀本○太子即皇帝位

晉曰炎正中微大盜移國九縣颺回三精霧塞人厭淫祚神思反德光武誕命靈脫自甄沉幾先物深累緯文尋邑百萬纒壳為群長數雷野高鋒雲英威既振新都自焚震劉庸代紛紜梁趙二河未澄四閩重擾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靈慶既啓人謀咸贊明明廟謨赴赴雄斷於歸赫有命系隆我漢

漢書居庸中傳叙曰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以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山之輕法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天光武帝

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其以手亦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於上下故能內外匪懈有外寬息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故宋滂數上書諫而鍾離意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為言而不能得也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

蘇東坡曰世祖既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依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為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搢臚而游談者以為天子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將而內脅其若宦官既誅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九六變而其亂與亡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

之治亂存亡之勢其皆有以取之歟抑將不可推如
江河之推移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可救歟其亦可
以理推力救而莫之為也

東漢自高曰高祖創西漢光武創東漢皆是創業垂
統以為一代之規模體統以大要論之高祖識大體
其間條目品節有疎漏處光武條目品節甚詳悉然
於大體却遺所以兩漢風聲氣習寬狹厚薄緩急大
抵不同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以人主下親簿書
期會之事此最是失政事體統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十七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十八

後漢紀

顯宗孝明皇帝名莊光武任位十八年壽四十八

建武永平之際為東都之祚首然鍾離意亦均
之徒武永平之際為東都之祚首然鍾離意亦均

永平元年東平王蒼以為中興二十餘年四方無

虞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

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上之

夫四士二每佾○傳
人數如其佾數○傳

二年春正月宗祀光武於明堂

明堂後世因之明堂者所以明諸侯之尊卑制禮作
樂之節也所以明諸侯之尊卑制禮作樂之節也

祭宗廟先王於明堂也禮畢登靈臺望雲物

禮畢登靈臺望雲物

禮畢登靈臺望雲物

禮畢登靈臺望雲物

幸二
雁

其其樂也 見 ○冬十月上幸辟

若禮

冠帶 園橋 門

禮記卷之五 帝憲三王有乞言言云憲也五帝之養也
為法其德行也 有讀作又三王養之也 又從之求善言可
也 施行以李躬為三老 桓榮為五更 釋義 更工師反 公
為三老 大夫為五更 宋均曰 老人知天地之事者 五更
老人知五行 更代者 劉放 刊 設云 老人之事 當作人言
知天地人三才 故謂之三老 又謂老人 更知三德 五禮
事者 蔡邕以為 為更當作更 老人之林也 未詳 義是 禮
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 上自為辨說 諸儒執經問難 於
前 釋義 難去 詰 謂 卒 所 冠帶 摺紳 之人 園橋 門 而 觀 聽
者 蓋 億 萬 計 釋義 者 毗 外 皆 有 橋 欄 者 在 水 外 故 曰 園
橋 ○ 出 席 林 門 ○ 傳 序 ○ 上 自 為 太 子 受 尚 書 於 桓 榮 及 郎 帝 位
猶 尊 祭 以 師 禮 出 席

漢書儒林傳序 曰光武中興愛好儒術未及下車而先
訪儒雅探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
書逸遁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建武五年
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
後明帝

親行其禮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而望雲物袒裼辟
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甲第山坐自講諸儒執
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
計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
學濟濟中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
虎觀講論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拊制如石渠故事
自安伯賢政薄於藝文博上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
學舍頽敝鞠為園蔬牧兒弄賢至於新刈其下云
新增 胡氏曰觀顯宗事節之意多儀及物數千百年
鮮有其儼可謂人主之高致帝王之盛節也惜乎桓
榮授經專門章句不知仲尼脩身治天下之微旨大
義故其君德業如是而止若使子思孟軻之徒遭遇
此時得行所學則二帝可三而三王可四必矣
貴人馬氏為皇后 女也德冠後

馬后 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綵飾

大練 望諸姬主朝謁望見后袍衣踈麤以為綺殺就視乃笑

圖功 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出馬○帝思中興功臣

臣於 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具

雲臺 漢王梁質復陳俊耿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

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

三十一人出馬駟馬後以掖房之親獨不與焉出馬

漢明帝

馬武等傳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出以為上應二十

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

命亦各智能之士也議者多謂光武不以功臣任職

迹其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為降自秦漢悉資戰力至

於羽扶王運皆武人崛起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

阿衡之地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作蕭樊且猶縲紲

信越終見趙豔光武監前車之失存矯枉之志雖冠

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

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稱職責咎所謂導之以

政齊之以禮者乎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勳峻文深憲

劉平 鍾離意薦全椒長劉平詔徵拜議郎平在全椒政有恩

以善 東民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

政被 自以得所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出馬○帝性褊察

徵 好以耳目隱發為明釋義謂喜以耳目聞見聞公卿大

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釋義提音底也

反作也出馬常以事怒郎藥松以杖撞之釋義撞音反

撞郎

名各姓天子擗擗諸侯皇皇釋義曲未聞人君自起撞

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

郭賀

唯鍾離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

荆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上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

惟被昌也反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出

宋均

五年一聽事悉省掾史閉督郵府釋義督郵官名主諸

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穿釋義

洪明帝

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害若在茲

可一

去檻穿除刑課制其後無復虎患帝聞均名故任

以檻

八年匈奴遣使求合市釋義冀其交通不復為寇許

之遣越騎司馬鄭眾使北匈奴單于欲令眾拜眾不為

屈單于怒而止乃發還京師釋義○南匈奴知漢與北

虜交使內懷嫌怨欲畔密使人詣北虜令遣兵迎之鄭

眾出塞得其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

由是始置度遼營釋義度遼故反遼水在幽州之○初

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

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

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

故所責修練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

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司

其形像釋義貴釋義出西域

新增明氏曰顯宗東明帝之道不遺使求之就使已至必能鑒是非邪正之辨焚其書歸其人逆閉其塗以防其為天下後世之禍也佛者之言其道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今夫人之所以異乎禽獸者為有夫婦父子君臣也敢問茲三者性耶非性耶若以為非性則佛固人爾不能舍是三者而有已也以為性耶則何乃立教使天下之人去此三者以為心也且自侈其廣大慈悲無與對者故毒如蛇虎微如蚊虻皆所矜憫割肉捐身以啖之無所顧惜誠亦廣矣大矣慈悲矣而獨於夫婦父子君臣則必斷棄除舍不得與蛇虎蚊虻為比則慈悲廣大又安在哉

崇儒

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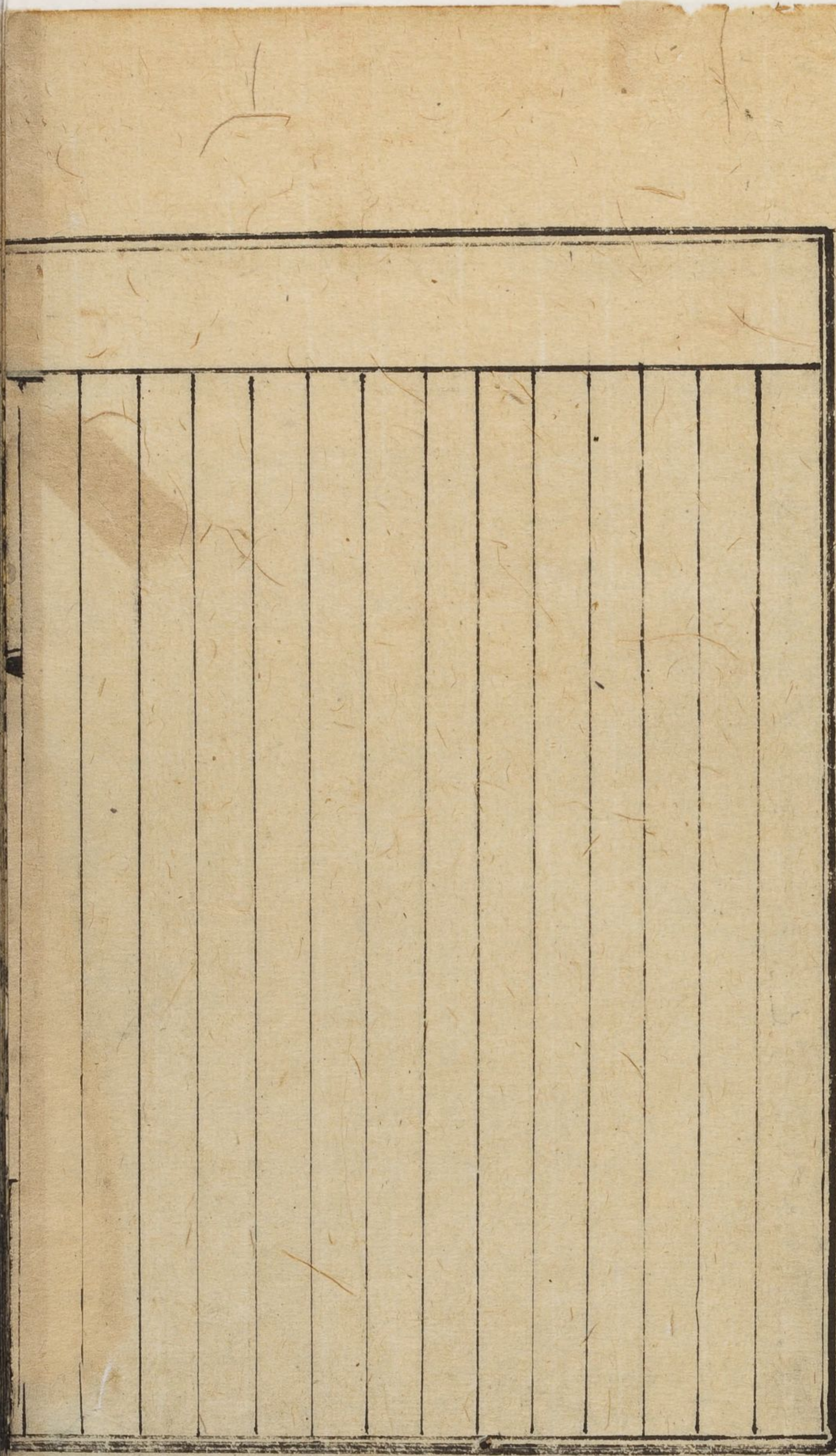
同治九年帝崇尚儒孝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孝於簡宮號四姓小侯

崇明帝

釋義以樊郭陰馬四姓置非列侯故曰小侯

Blank page with a rectangular border and vertical lines, containing faint, illegible ghosting of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Blank page with a rectangular border and vertical lines, containing no text.



其下遺失

三板

察唐亦遂亡此二者有天下之通患也明帝天資明
敏自為太子諸王論說利害分別人情皆出人意表
及既即位尊賢下士與儒生周旋揖遜有如是之資
而能自降屈若此亦可以為賢君矣惜也盡用其所
長不少隱晦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傷於辨急而不自
知也嗟夫人君之於天下豈樂人欺已哉亦治其大
綱畧其細微怨其不及去其大甚者而已若盡用其
聰明一事不貸群臣救過不給爭事可察寧許人隱
伏以避誅責而不肯容人小過以自取禍上下相師
無復仁恩之意此豈人主之利哉夫山藪藏疾川澤
納汗璿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天道以徧覆包
含為德者也混淪之間何物不有苟非天道何以涵
育至於賞善罰惡則固有時矣吾觀顯宗之為君有
矜已自喜之意而無深沉寬洪之量永平之政有綜

核操切之弊而無復柔和易之樂蓋未嘗不為顯宗
恨也夫人主患不明耳有如明察之過而其弊若此
向非章帝長者每事務從寬厚以矯枉救弊則東涼
之業衰矣然則人主之聰明其可恃哉

肅宗孝章皇帝名炟在位十三年 壽二十一

黜明帝嫡幼用權之漸此自漢繼也

丙子建初元年楊終上疏曰聞者北征匈奴西開三十

六國百姓頻年服役轉輸煩費愁困之民是以感動天

地陛下宜留念省察帝下其章第五倫亦同終議牟融

等請 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

兵 罷邊 交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玉之郡光武絕西域之

國不以介麟易我衣裳帝從之 終 丙寅詔一千石

終身首異也 丙寅詔一千石

其身首異也 丙寅詔一千石

其身首異也 丙寅詔一千石

可明慎選承進承長長退會猶 擇遠備戶八順時令理究

得已宜借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多慝也德反

姦惠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

小絃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 務往輕

薄筆楚以濟群生 華山藥反謂難 全廣至德以奉天心

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 出傳

丙子一年太后兄衛尉馬廖慮美業難終上疏勸成德

政曰夫政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

劍 劍亦多以劍相擊刺而有劍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

死 劍亦多以劍相擊刺而有劍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

馬廖 劍亦多以劍相擊刺而有劍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

勸成 劍亦多以劍相擊刺而有劍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

德政 劍亦多以劍相擊刺而有劍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

劍亦多以劍相擊刺而有劍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

第五倫請尚寬政

馮而能立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轡也四方高一尺
城中好廣者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高
義狂賦曰古者製帛長丈八尺曰匹也斯言如戲有
切事實太后深納之馮駟○第五倫上疏曰光武承王
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奉
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秦以
酷急亡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寔在於此
上善之倫雖天性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論議每
依寬厚云傳本

四年校書郎楊終建言宣帝博徵群儒論定五經

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孝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
釋義其意於分章章句之徒也言破壞大體宜如石渠
故事釋義其下書石渠閣在未央中殿此以藏秘書
關也事見信帝二年永為後世則帝從之詔大常博士郎
宗草帝

官及諸儒會白虎觀釋義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帝親稱
制臨決釋義其制即制曰是已自臨作白虎議奏釋義
今白虎通是也山堂考索曰白虎議奏凡四十一名儒丁
篇少所有本乃四十一卷篇首於終於嫁娶名儒丁
鴻撰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焉釋義
六年廉范遷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

廉范五袴

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
而已百姓以為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

作釋義則昔無襦今五袴釋義故反出范本傳○周紆俱

叛城為雒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問里豪強以

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甯等輩豈能知此甯菜

庸乎於是部吏望風皆爭以激切為事實戚踟躕釋義

昔釋義有雷震地厚而有雷論上下皆可畏怖也

京師肅清

八年中郎將竇憲恃宮掖聲勢以賤直請奪沁水

公主園田

禮義

沁水公主明帝女也沁水在發亮帝大

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
寵為馬乎久念使人驚怖國家弃憲如孤雖腐鼠耳憲
大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

論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
謂實憲何異指鹿為馬善矣卒不能罪憲則姦臣安
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
而復赦之則不若不知之為愈也何以言之彼或為
姦而上不之知猶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討彼知其不
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
惡而不能去此人主之深戒也

甲申

元和元年陳事者多言郡國貢奉非功次故守

職益懈而吏事寔疏各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

漢書

上議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

漢書

帝

是天下之上爭慕效之翕然成風離散民心破壞國
休斷喪元氣而風俗自此耗矣故古之君子深嫉俗
吏如讎者惡其為民患也夫天下善人君子安靜不
擾烟榻無華其政悶悶若不足以快人意而愷悌慈
祥寬洪廣大將欲感動民心扶植教化薰蒸和氣與
一由共跡於仁壽之域舍斯人其誰與共治哉善哉

章帝之為君也其詔三公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
非朕甚厭之甚苦之何其懇切深至若此也襄城令
劉方無他異能特以不煩之故至勤天子詔書褒美
好惡若此以此明示百官雖三代之詔何以過此

乙丑帝耕於定陶進幸魯祠孔子於闕里○博士魯國

曹褒上疏以為宜定文制著成洪禮太常案堪以為一

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諸儒拘牽難與圖始朝

曹褒
制禮

廷禮憲宜以時立乃拜褒侍中玄武司馬班固以為宜

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會道旁二年不成釋義謂會聚
義者也大章樂名也

帝崩 二年正月帝崩年二十一
章和元年春正月帝召褒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
篇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察察 魏文帝稱明帝察察釋義我獨悶悶又曰其
政察察其民也察察與也

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平
徭簡賦而民賴其慶又解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謂
之長者不亦宜乎本

竇憲 太子即位年十歲尊太后臨朝竇憲兄弟皆在親要之
地○北匈奴飢亂以竇憲為車騎將軍伐北匈奴
章帝

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
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釋義問語憲
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釋義成鍊也持
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職釋義反閱

矍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賢則貢辛皆得其
人矣○九月幸死召前臨淮太守朱暉拜尚書僕射暉
在臨淮有善政民歌之曰疆直自遂南陽朱李釋義暉

朱暉 南陽郡宛邑人 中思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免家居
故上召而用之○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
朱暉 黃蓋及復脩武帝均輸之法朱暉固執以為不可曰均
輸之法與賈販無異蓋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
均輸 所宜行○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
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
令義捧檄而入釋義奉夫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

朱暉 黃蓋及復脩武帝均輸之法朱暉固執以為不可曰均
輸之法與賈販無異蓋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
均輸 所宜行○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
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
令義捧檄而入釋義奉夫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

均輸 所宜行○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
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
令義捧檄而入釋義奉夫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

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
令義捧檄而入釋義奉夫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

毛義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
捧徽為親臣也帝下詔褒寵義均

○晉一年詔曰夫俗吏矯飾外貌矯矯似是非而朕甚
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悃無華謂若本反偏浮逼反

○齊文華謂不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
民同聲請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前

戒官
刻
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
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

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出本

○戴逵書曰甚矣俗吏之為民患也以辦事為功以

稱職為能以刻為威以察為明以政化為高論以風
俗為迂闊當其初也百姓畏其威令行禁止所求者
遂所欲者得有所任使不避劇易皆能成功故朝廷
之上翕然以為能以此馴致大位典領方回往往而

後章帝

○東漢曰章帝繼明帝察慧之後承之以寬大如

鮮楚王之獄罷四威之戍輕徭薄賦與天下休息此

所以為東漢之賢君大抵皆是慈祥長者然慈祥長

者短處亦相乘實意奪公主國此外威專恣之漸也

卒不能正其罪實心措廢太子亦官闡害政之端也

卒不免陷其說此皆優柔不斷之過又如當時班超

要功西域傳育張紆擾動羌胡以章帝慈祥長者本

非武帝好大喜功之君然所行之事去武帝無幾亦

緣慈祥長者之過奪於人之說不能自守卒至勞敝

中國所以雖無好大喜功之心未免有好大喜功之

失古今論君德以剛為王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若於剛上少欠雖有慈祥之意不過能謹其小往往

失之於大章帝是也

少微家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十八

